# 雜感集

許地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邊政學院
圖書館
分類號 814.2
0842
登錄號 8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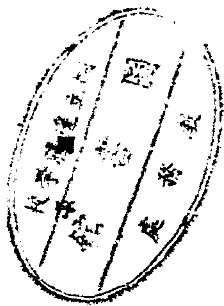
# 雜感集



許地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周序

存稿已整好，對於冠名很費躊躇，現在姑以「雜感集」來包羅這多方面的內容。從編排上說，關時論的有的是演講詞，有的是應當時新聞紙編者指定寫的；於雜感的後部附着三篇地方小景的懷記，彙印在內，實有欠妥的地方，但為紀念地山原始的立意——懷記自己蹤跡所經歷的地方，在地理上歷史上都有牠獨特的價值的，統統寫集成册。不幸這計劃未能實現。記得過去曾發表過「牛津」「劍橋」等，現在一時也搜不到，惟待出遺集時再為刊出。



其他的話不想多說，本書是這樣的編成，私衷有無限的遺憾。

俟松誌於中國區日軍代表投降於芷江日（八月二十二）於戰時生產局

目次



# 雜感集

## 一　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

——對北京大學學生講——

有一天，我到天橋去，看那班「活廣告」在那裏誇讚自己的貨色。最感動我底是有一家剃刀舖底徒弟在嚷着『你瞧，你瞧，這是眞鋼！常言道：要買眞鋼一條線，不買廢鐵一大片』。眞鋼一條綫強過廢鐵一大片，這話使我連想到民族底問題。民族底偉大與渺小是在質，而不在量。人多，若都像廢鐵，打也打不得、鑄也鑄不得，不成材，不成器，那有什麼用呢？反之，人少，那怕個個像一綫底鋼絲，分有分底用處，合有合的用處。但是眞鋼和廢鐵在本質上本來沒有多少區別，眞鋼若不磨礪鍛煉也可以變爲廢鐵。廢鐵若經過改造也可以變爲眞鋼。若是連一點也煉不出來，那只可稱爲銹，連名叫廢鐵也有點夠不上。一個民族底存在，也像鐵一樣，不怕銹，只怕銹到底。銹到底民族是沒有希望底。可是要怎樣才能使一個民族底鐵不銹，或者進一步說，怎能使它永遠有用、永遠犀利呢？民族底存在。也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退到極點，便是滅亡。所以這是個民族生存底問題。


北京圖書館藏

(南)

民族，可以分爲兩種，就是自然民族與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底。這種民族像蘊藏在礦床裏底自然鐵，無所謂成鋼，也無所謂生銹，若不與外界接觸。也許可以永遠保存着原形。文化民族是離開礦床底鐵，和族外有不斷的交通。在這種情形底下，可以走向兩條極端的道路。若是能夠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的理想與經驗來保持他底生命，又能採取他民族底長處來改進他底生活，那就是有作爲。能向上的。這樣的民族底特點是自覺的，自給的，自衞的。若不這樣，一與他民族接觸，便把自己的一切毀滅掉，忘掉自己，輕侮自己，結果便會走到滅亡底命運。我們知道自古到今，可以夠得上稱爲文化民族底有十個。

第一、蘇摩亞甲民族(Sumerian Akkadian)。這民族文化發展底最高點是從西紀前三二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

第二、埃及民族 (Egyptiau) 。發展底頂點是從西紀前二八〇〇年到一二〇〇年。

第三、赫代亞述民族(Hitt te-Assyrian)，起自小亞細亞中部。最後造成大利烏王(Darius)底伊蘭帝國。發展底頂點是從西紀前一八〇〇年到八〇〇年。

第四、中華民族。發展底頂點是從周到漢，就是西紀前一一二六年到西紀二二〇年。

第五、印度民族。發展的時代也和中華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點。

第六、希拉羅馬民族。這兩民族文化是一線相連底，所以可以當做一個文化集團看。發展底頂點是從西紀前約一二〇〇年起於愛琴海岸直到羅馬帝國底末運，西紀二九五年。

第七、猶太民族。這民族底文化從西紀前六〇〇年起於猶太直到回教建立以後幾百年間。

第八、摩耶民族（Maya）。發生於美洲中部，時間或者在西紀前六〇〇年，到新大陸被發現後，西班牙人把這民族和文化一齊毀滅掉。

第九、西歐民族：包括日耳曼，高盧，盎格魯撒遜諸民族。發展底頂點從西紀九〇〇年直到現在。

第十、史拉夫民族。這民族底文化以俄羅斯爲主，產生於歐戰後，時間離現在太近，還不能定出發展底傾向來。

我們看這十個文化民族，有些已經消滅，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殘喘，有些還可以勉強支持，有些正在發生。在這十個民族以外，當然還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干地那維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但嚴格地說起來，維新以前底日本文化不過是中華文化底附庸，維新後又是屬於西歐的。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還在孕育的時期罷。同樣，北美和北歐底民族也是承受西歐底統系，還沒有建立爲特殊的文化。美利堅雖然也在創造新文化底行程上走，但時間仍是太短，未能如史拉夫民族那麼積極和顯明。此地並不是要討論誰是文化民族和誰不是，只是要指出所舉底民族文化發榮時期好像都在一千幾百年間，他們底興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條件。若合乎興盛底條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漸次趨到衰滅。所以一種文化能被維持得越

久長，傳播越廣遠就夠得上稱爲偉大。偉大的和優越的文化存在於偉大的民族中間。所謂偉大是能夠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底意思，所謂優越是凡事有進步，不落後底意思。包容底範圍有廣狹，進步底程度有遲速，在這裏，文化民族間底優劣就顯出來了。進步得慢，包容得狹，還可以維持，怕底不能夠容而且事事停頓。停頓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底民族，甚至於野蠻民族的征服。然則要怎樣才能使文化不停頓呢？不停頓的文化是造成偉大民族的要素。所以我們可以換一句話來問，要具什麼條件才能造成偉大的民族？現在且分列在下面：

一　凡偉大的民族必擁有永久性底典籍和藝術。

典籍與藝術是連續文化底綫。綫有脆韌，這兩樣也有久暫。所謂永久性是說在一個民族裏，從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所產出底典籍多寓『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藝術作品在無論在什麼時代都能『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間『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記）典籍和藝術雖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可得依賴民族自己底信仰，了解，和愛護才能留存。古往今來，多少民族丟了他們寶貴的文化產品，都由於不知愛惜，輕易捨棄。我們知道一個民族底禮教和風俗是從自有的典籍和藝術底田地發育而成底。外來的理想和信仰只可當做輔成的材料，切不可輕易地捨己隨人。民族滅亡底一個內因，是先捨棄自己的典籍和藝術，由此，自己的禮俗也隨着喪失。這樣一代一

代自行摧殘，民族的特性與特色也逐漸消滅，至終連自己底生存也陷入危險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對的，一個民族當先有民族意識然後能保持他底文化的遺產。

## 二　凡偉大的民族必不斷地有重要的發明與發見。

學者每說「須要是發明之母」，但是人間也有很須要而發明不出來底事實。好像汽力和電力，飛天和遁地底器具，在各民族間不能說沒須要。汽力和電力所以代身體的勞力，既然會用牛馬，便知人有尋求代勞事物底須要，但人間有了很久的生活經驗，却不會很早地夢想到利用它們。飛天和遁地底玄想早已存在，却要到晚近才實現。可見在須要之外，應當還有別的條件我權且說這是「求知慾」與「求全慾」。人對於宇宙間底物與則當先有欲知底意志；由知而後求透澈的理解，由理解而後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發明與發見才可以辦到。凡能利用物與則去創物既創成又能時刻改進，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與求全底慾望所驅使底。中華民族底發明與發見能力並不微弱，只是短少了求全底慾望，因此對於所創底物，所說底物，每每爲盲目的自滿自足。一樣物品或一條道理被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進前往深追究底人。乃至凡有所說，都是推磨式的，轉來轉去，還是回到原來那一點上。血液循環底原理在中國早已被發見，但「運行血氣」底看法於醫學上和解剖學上沒有多少貢獻。木鳶飛天和飛車行空底事情，自古有其說，最多只能被認爲世界最初會放風箏底民族，我們却沒有發展到飛機底製造。木牛流馬沒有發展到

鐵軌車，火藥沒用來開山疏河，種種等等，並非不須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便是求知與求全底慾望不具備底結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繼續地發明與發見底原因。

然則，要怎樣才能想得到呢？現代的發現與發明，我想是多用手的原故。人之所以爲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條件之一。由手與腦連絡便產生實際的知識。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底區分，只是偏重腦與偏重手底關係。古人以手作爲賤役，所以說勞力者是役於人底。他們所注重底是思想，偏重於爲人間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禮，故此哲學文學藝術都有相當的成就。現代人不以手作勞動爲賤役，他們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應底結果便產出純正的科學。不用手去着實做，只用腦來空想，絕不會產生近代的科學。沒有科學，發明與發見也就難有了。我們可以說舊文化是屬於勞心不勞力底有閒者所產，而新文化是屬心手俱勞底勞動者底，而在兩者當中。偶一不愼便會落到一個也不忙，也不閒，庸庸碌碌，渾渾沌沌底窠臼裏。在這樣的境地裏，人做什麼他便跟着做什麼，人說什麼他便隨着說什麼。我們沒有好名稱送給這樣的民族文化，只可說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鸚鵡禪的文化」。有這樣文化底民族，雖然可以享受別人所創底事物，歸到根柢，他便會委靡不振，乃至於滅亡，豈但弱小而已！

三　凡偉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衞衞人。

一個偉大的民族是強健的，威武的。爲維持正義與和平當具有充足的能力。民族底能力最

淺顯而具體的是武備所以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偉大民族底武備並不是率禽獸食人或損人肥己底設施。吳起說兵底名有五種：『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吳子圖國）戰爭是人類還沒離禽獸生活底行爲，但在距離大同時代這樣道阻且長的情形底下人不能不戒備，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亂是偉大民族底義務。他不能容忍人類受任何非理的摧殘，無論族內族外，對於剛強暴逆諸兵，不恤捨棄自己去救護。要達到這個地步，民族自己的修養是不可缺乏底。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訓自己，使自己底立脚處穩固，明白自己所負底責任，知道排難解紛並不是由於恚怒和貪欲，乃是爲正義上的利人利己。我們可以借佛家底教訓來說明自護護他底意義。『若自護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變成自護。』（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這種精神才配有武備。兵可以爲義戰而備，但不一定要戰，能夠按兵不動，用道理來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謀攻）這話可以重新地解說。我們生在這有武力才能講道義底時代，更當建立較高的理想，但要能夠自護才可以進前做。如果自己失掉衛護自己底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底文化被人毀滅，未必是因爲當時底歐洲人底道德高尙或理想

優越，主要原因還是自衞底能力低微罷了。

四　凡偉大的民族須有多量的生活必須品。物質生活是生物絕對的需要。所以天產底豐歉，與民族生產力底強弱，也是決定民族命運底權衡。我們可以說凡偉大的民族都是自給的，不但自給，並且可以供給別人。反過來說，如果事事物物仰給於人，那民族就像籠中鳥，池裏魚，連生命都受統制，還配講什麼偉大？假如天賜底土地不十分肥沃，能進取底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創造不達到補天開物底功效不肯罷休。就拿糧食來說罷，「民以食爲天」，沒得糧食是變亂和戰爭底一個根源。若是糧食不足，老向外族求糴，那是最危險不過底事。正當的辦法是盡地力，盡天工，盡人事。能使土地生產量增加是盡地力。能發見和改善無用的植物使它們成爲農作物是盡天工。能在工廠裏用方法使一塊黏土在很短的期間變成像麵粉一樣可以吃得底東西是盡人事。中華古代底社會政策在物質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義。『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禮記王制）無三年之蓄卽不能成國，何況連一日之蓄都沒有呢？在理想上，應有九年之蓄，然後可以將生產品去供給別人，不然，便會陷入困難的境地，民族底發展力也就減少了。

五　凡偉大的民族必有生活向上底正當理想，不耽於物質的享受。

物質生活雖然重要，但不能無節制地享用。沈湎於物質享受底民族是不會有高尙的理想底。一衣一食，只求其充足和有益，愛惜物力，守護性情深思遠慮，才能體會他和宇宙的關係。人類底命運是被限定的，但在這被限定底範圍裏當有向上底意志。所謂向上是求全知全能底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應當努力去追求。爲有利於人羣，而不敎自己或他人墜落與頹廢底物質享受是可以有底。我們也可說偉大的民族沒有無益的嗜好，時時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古人所謂「明明德，止至善」，便是這個意思。我信人可以做到與天同體，與地合德底地步，那只會享受不樂思惟底民族對於這事却不配夢想。

六　凡偉大的民族必能保持人生底康樂。

人生底目的在人人能夠得到安居樂業。人對於他底事業有興趣才會進步。強迫的勞作或爲衣食而生活是民族還沒達到偉大的境地以前所有底事情。所謂康樂並不是感官的愉快，乃是性情底滿足，由勤勞而感到生活底興趣。能這樣才是眞幸福。在這樣的社會裏，雖然免不了情感上的與理智上的痛苦，而體質上的缺陷却很少見。到這境地人們底情感豐富，理智淸晰，生無貪求，死無怨懟，他們沒有像池邊底鷺鶿或街旁底瘦狗那樣底生活。

以上六條便是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現存的民族能夠全備這些條件底，恐怕還沒有。可是這理想已經存在各文化民族意識裏，所以應有具備底一天。我們也不能落後，應當常存着像禮

記雜記中所記底「三患」和「五恥」底心，使我們底文化不致失墜。更應當從精神上與體質上求健全，並且要用犀利的眼，警覺的心去提防克服別人所給底障礙。如果你覺得受人欺負而一時沒力量做什麼，便大聲疾呼要「臥薪嘗膽」，你得提防敵人也會在你所臥底薪上放火，在所嘗底膽裏下毒藥。所以要達到偉大底地步，先得時刻警醒，不要把精力閒用掉，那就有希望了。

冰森對我說這稿會有筆記稿寄到報館去，因爲詳略失當，錯漏多有，要我自己重寫出來。寫完之後，自己也覺得沒有新的見解，慚愧得很，請讀者當隨感錄看罷。

作者附記載於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八日北晨學園

# 二　英雄造時勢與時勢造英雄

在危急存亡底關頭容易教人想到英雄，所以因大風而思猛士不獨是劉邦一個人底情緒，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底。我們底民族處在今日的危機上，希望英雄底出現比往昔更爲迫切。但是「英雄」這兩個字底意義自來就沒有很明確的解釋，因此發生這篇論文所標底問題——到底英雄是時勢造底呢？還是時勢是英雄造底呢？「英雄」這兩個字底眞義須要詳細地分析才能得到。固然我們不以一個能爲路邊底少女把寶飾從賊人底手裏奪回來底人爲英雄，可是連這樣的小事都不能做底有時候也會受人崇拜。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對於英雄底意義畫出一個範圍來。

古代的英雄在死後沒有不受人間底俎豆，崇拜他們爲神聖底。照禮記祭法底規定，有被崇拜底資格底不外是五種。第一是「法施於民」底，第二是「以死勤事」底，第三是「以勞定國」底，第四是「能禦大災」底，第五是「能捍大患」底。法施於民是件民有所，能依着他所給底方法去發展生活，像后稷能殖百穀，后土能平九州，後世底人崇祀他們爲聖人。（所謂聖人實際也是英雄底別名。）以死勤事是能夠盡他底責任到死不放手，像舜死在蒼梧之野，鯀死於洪水，也是後世所崇仰底聖人。以勞定國是能以勞力在國家危難底時候使它回復到安平底狀態，像黃帝，禹湯底功業一樣。禦大災，捍大患，是對於天災人患能夠用方法抵禦，使人民得

到平安。這些是我們底祖先崇拜英雄底標準。大體說起來，以死勤事，是含有消極性底，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也許能用自己的智能，他們是介在消極與積極中間底。惟有法施於民底才是眞正的聖人，他必需具有超人的智能才成。

看來，我們可以有兩種英雄：一是消極的。二是積極的。消極的英雄只是保持已成的現狀，使人民過平安的日子，教他們不受天災人患底傷害，能夠在不得已的時候犧牲自己的一切。積極的英雄是能爲人羣發明或發見新事和新法度，使他們能在停滯的生活中得到進步，在痛苦的生活中減少痛苦，換一句話，就是，他能改造世界和增進人間的幸福。今日一般人心目中底英雄多半不是屬於第二類，並且是屬於第一類中很狹窄的一種，就是說，只有那爲保護人民不惜生命底戰士才被稱爲英雄。這種英雄不一定能造時勢，甚或爲時勢所造。因爲這類底英雄非先有一個時勢排在他面前，不能顯出他底本領，所以時勢底分量比英雄本身來得重些。反過來說。積極的英雄並不等到人間生活發生什麼障礙，才把他製造出來。人們看不到底痛苦，他先看到，人們還沒遇到困難，他先想像出來。他在人們安於現成生活底時候爲他們創制新生活，使他們向上發展。也許時勢造出來底英雄也能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可能性很小。

眞英雄必定是造時勢者。時勢被他造得成與不成，於他底英雄本色並無妨礙，事底成敗不足爲英雄底準度。通常的見解每以爲成功者便是英雄，那是不確的。成功或由於機會好。「河無大魚，小蝦稱王」，在一個沒有特出人才底時境，有小本領便可做大事。這也是時勢所造底

一種英雄。還有些是偶然的成功，作者本身也夢想不到他會有那麼樣底成就。他對於自己的事業並沒有明瞭的認識，也沒有把握，甚至本來是要保守，到頭來却變成革命，因爲一般的傾向所歸，他也樂得隨從。這也是時勢所造底一種英雄。還有些是剝削或搾取他人底智力或體力來製造自己的勢力和地位。他的成功與受崇敬完全站在欺騙和剝削底黑幕前面。有時自己做不夠，還要自己底家人親戚來幫他做，攬到國家大權，便任用私人，培植爪牙。可憐的是渾渾沌沌的羣衆不會裁制他，並不是他眞有英雄底本領。這也是時勢所造底一種英雄。

我們細細地把歷史讀一遍，便覺得時勢所造底英雄比造時勢底英雄更多。這中間有一條很大的道理。我們姑且當造時勢底英雄是人間所需求底眞英雄，而這種英雄本是天生的。眞英雄是超人，但假英雄或擬英雄也許是中人以下底「下人」(Underman)。所謂假英雄是指那班偶然得到意外的成功底投機家而言。所謂擬英雄是指那班被時勢所驅遣，迫得去做轟轟烈烈的事業底苦幹者而言。所謂下人是對於超人而言。他底智力與體質甚至不及中人。在世間裏，中人都很少，超人更談不上，等到黃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個出現。人間最可憐憫的是下人太多，尤其是從下人中產生出來底英雄比較多。這類的英雄若是過多，就於國族有害。怎麼講呢？因爲他們沒有中人底智力而作超人底權威，自我的意識太重，每持着羣衆的生命財產智能是爲他們底光榮和地位而有底態度。這樣損多數人以利少數人底情形便是封建制度。英雄與封建制度本來有密切的關係，但這裏應當分別底是古代的封建英雄於其同時底一般羣衆中確實具有超人的

能力，而現代的封建英雄只是靠機緣。那怕他是乳臭未除，只要家裏有人掌大權，他便是了不得的人物。那怕他智能抵劣，只要能夠聯絡權要，他便是羣衆底領袖。他底方法是利用新聞和金錢來替他鼓吹，甚至神化一個過去的人物來做他底面具。一個人生時碌碌無奇，死後或者會被人當做「民族英雄」來崇拜，其原因多半在此。這類神化的民族英雄實際等於下劣民族底咒物。今日全世界人類底智力平均起來恐怕不及高等小學底程度，所以凡有高一點的知識而敢有所作爲底都有做領袖或獨裁者底可能。不過這並不是羣衆底福利。我們講英雄底事業應當以全世界民衆底福利爲對象，損人利己固不足道，乃至用發展自己民族底口號去略奪他民族底土地底也不能算是英雄。今日世界時局底困難多半由於這類的英雄所造成。如果我們縮小範圍來講一下我們底英雄，我們也會覺得有許多是下人中所產出底。他們底要求是金錢與名譽。金錢可以使他們左右時勢，若說他們是造時勢底英雄，其原動力只是這樣，並非智能。名譽使他們享受羣衆底信仰，欺騙到萬古流芳底虛榮。他們底要求既是如此低下，無怪他們只會把持武力，操縱金融，結黨營私，持權逐利，毀羣衆底福利來增益自己。他們只會享受和浪費，並無何等遠慮，以善巧方便得到金錢名譽之後，便走到海外去做寓公，將後半生事業付與第二幫民賊。

我們講到假英雄之多，便想到在人羣中是否個個有做英雄底可能，現在人間還是在一個不平等的情況底下過日子。不但是人所享受底不平等，最根本的是智力與體力底差異太甚。英雄是天生嗎？不。英雄是依賴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訓練所造成底。英雄是有種的。我們應當從優

生學的原理研求人種底改善，凡是智力不完，體質有虧的父母都不許他們傳後代。反之，要鼓勵身心健全的男女多從事於第二代民衆底生育。這樣，眞英雄底體質與理智底基礎先打穩固，造成英雄底可能性便多。否則生來生去，只靠「碰彩」，於人間將來的改進是毫無把握底。第二步還要使社會重視生育，好種底男女一生下來當要特意看護他們，注意訓練他們，使他們底身心得以均衡地發展。現在已有科學家注意到食物與體質性格與壽命底關係，可是最重要的還是選種，否則用科學方法來培養下人，延長他們底生命，使他們剝削羣衆底時間更長，那就不好了。

眞英雄是不受時勢所左右底。因爲他是一個「形全於外，心全於中」底人，他底主見眞而正，他底毅力恆而堅。他能時時檢察自己，看出自己底弱點，而謀所以改善底步驟。事業底成敗不是他所計較底，惟有正義與向上是要緊的。今日我們所渴望底是這樣的英雄。我們對於強敵底侵略，所希望底抗敵英雄也要屬於這一類底人物。戰爭在假英雄底眼光裏是賭博底一種，但在眞英雄底心目中，這事是正義底保障。爲正義而戰，雖不勝也應當做，毫無可疑的。

最後，我們還是希望造時勢底英雄出現。惟有他才能拯民衆底水火之中。等到人人底智力能夠約束自己與發展自己，人間眞正平等出現底時候，我們才不需要英雄。英雄本是蠻野社會遺下底名目，在智能平均與普遍發展像蜂蟻底社會可以說個個都是英雄，因爲其中沒有一個不能自衞，沒有一個不能爲羣衆犧牲自己。所以我想無論個個人達到身心健全，能利益羣衆底時

代是全英雄時代，也是無英雄時代。

（這實是去冬在廣州嶺南大學底演講稿，沒工夫多寫，未能詳盡地發揮，抱歉之至。）

載大風旬刊第三期

## 三　國慶日所立底願望

明天就是中華民國建國第二十八週年底紀念日，却是第二十九週年底第一日。從這點看來，也是一個元旦。這個建國底元旦當比時令底元旦更有深遠的意義，因爲這是國家底生日，全國底人民在這天不但要彼此祝賀，並且對着他底國家立個人工作底願望。我們在元旦對於一切總是要從好裏想底。我們對於一年中底期望也是要望着安泰與康樂那邊去底。我們常回想到『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這樣底好話。但是從前的人口裏雖是這樣禱祝，在行事上，思想上却沒努力去求實現，弄到年年是在期望着，而風雨國民仍不免有不調不順不泰不安底現象。這固然由於執政者底知識底不充足，但一般人對于國家民族底觀念與見解底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人民必得對于國家有深切的認識，知道國家底生存與他有密切的關係，才可以期望國運底興隆。不然，雖有知識與願望也是徒然。

□□□□□□□，對于國慶日我們不敢有很奢的期望，如果能達到下列四個願望，便滿足了。

第一、我們願望中華民國底國本從今天以後越發堅定。舊時代底人民只知有朝，不知有國。且每每以朝爲國。亡國只是換朝底別名。國民，在事實上不過是君主底臣僕。君主只知他

底地位是上天命他來造元首，來享受，所期望於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底無非是使他個人安享，他對於國家沒有高尚的理想。只知道人民是爲他而生存。人民也就不敢有什麼主張，縱然有，也不敢闡發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二十八年前。中國只有朝代並沒有什麼國家。「國」底產生，在中國只是這二十幾年。他們底民衆對於民主政體從糢糊的接觸，漸漸進到比較清晰的認識，也同於一個人從幼年進到成年期間，經驗和理想都漸漸有了根基。我們今日的國難，便是命運將我們拋在民族海中或國家林裏，來試驗我們底圖存力量是否充足；試驗我們對我們建國底理想是否正確；我們對於所持底信念是否忠誠。我們願望國本越來越堅定，先要了解我們底建國理想與護持我們對於國家底信念。

第二、我們願望從今日起，國內瀆職貪婪的官吏迅速被鏟除。人民對於政府和國家缺乏熱情的擁護，都是因爲多數的文武官吏瀆職貪婪。那班人底人生觀只望求到個人的享受，仍脫不了朝代臣僕底觀念，還沒進到國族公僕底階級。故此，一切的活動都是爲個人的榮華富貴努力，他們對於羣衆的福利固然不關心，而對於公款私財，還要盡力搾取。人民底脂膏在他們手裏，國家底命脈也要斷送在他們底手裏，我們要看這樣的民賊底罪惡是和漢奸一樣，要在短期間清除他們。我們要分辨他們是否貪婪是很容易的。對於「發國難財」底公務人員，更容易識別。政府如果對於他們沒辦法，我們就怕國家前途底荊棘會更多了。在嚴懲貪污以外，我們還

希望政府能夠明命規定人民財產底最高額數，凡超過法定的額數底財產充爲公有。這樣或者可以使貪婪者無所企圖，於國家民族底康健是很有裨益的。

第三、我們願望從今天起，國民底知識蒸蒸日上。人民被欺負多因於知識缺乏。他們不知道國家與他們底關係，在數千年底教訓底下，使他們對於事事都聽天由命，當事順從，遇事畏葸。要知順從不定是服從。服從是由於自己的了解，對於某事佩服，才隨從着做下去。順從是不管你了解與否，你總順從着別人的意思去做。這樣縱然不把他們變成犬馬，也與奴隸差不多了。我們願望有知有力有權底國人迅速地把他們從愚闇底牢獄解放出來。那麼，對於他們，我們應當負起供給一個健全的國民應具底常識底責任。識字運動與國語統一運動是刻不容緩的。在傳播知識底工作上，我們受過教育底人們都應當參加。這是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底事業，也是我們神聖的使命之一。還有我們見得到底信預言，信眞命天子，信符咒等等知識上與心靈上的黴菌蔓延於各階級中間，更要使我們對於知識底傳播是必須迅速地舉行底。

第四、願望國民對於文藝和精神上等的資養料越能吸收。乾燥的知識若沒有文藝的陶冶，或者只能造成一個有用的人。可不能做成一個有性情的人。性情對於事業也是很重要的。許多沒靈魂的國賊民賊，多半由於性情乖戾所驅使。要預防這個，我們在文藝上應當供給有益的糧食。這個步驟，當然要分出許多等第。但我們最要的作品，必須以能供給前方將士與勞作底羣衆爲主。他們底須要文藝皆比優閒的人們更迫切。所以我們希望全國文藝家努力爲他們多產些

作品，我們不希望爛調的宣傳文學，只希望作者能誠實地與熱情。將他們底感想與經驗宣露出來，使讀者發生對於國家民族底眞性情，不爲物欲強權所蒙蔽，所威脅。

我們不要打空洞的如意算盤，望國際情形好轉，望人來扶助我們。我們先要扶助我們自己，深知道自己建立底國家應當自己來救護，別人是絕對靠不住的。別人爲我們建立底國家；那建立者一樣可以隨時毀掉它。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國慶日於我們特別是可寶愛的，我們要人人得到天賦的權益在世上滿足地生存着。當須念念不忘地，圖謀所願望底工作能夠逐漸實現。

# 四　七七感言

歐洲有些自然科學家，以爲戰爭是大自然底鎌刀，用來修削人類中底枯枝敗葉底。我不知道這話底眞實程度有多高，我所知底是在人類還未達到「眞人類」底階段，戰爭是不能避免底。這所謂「眞人類」，並非古生物學的，而是文化的。文化的眞人是與物無貪求，於人無爭持底。因爲生物的人還沒進化到文化的人，所以他底行爲，有時還離不開畜道。在畜道上才有戰爭，在人道與畜道相遇時也有戰爭。畜生們爲爭一隻腐鼠，也可以互相殘噬到膏濁血流，同樣地，它們也可以侵犯人。它們是不可以理喻底。在人道底立脚點上說，凡用非理的暴力來侵害他人底，如理論道絕底期候，當以暴力去制止它，使畜道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猖獗起來。

說了一大套好像不着邊際底話，作者到底是何所感而言呢！他覺得許多動物雖名爲人，而具有牛頭馬面狠心狗肺底太多，嚴格說起來還不能算是人，因此連想到畜道在人間底傳染。童話裏底「熊人」，「虎姑」，「狐狸精」，不過是「畜人」。至於「人狼」，「人狗」，「人貓」，「人馬」，這簡直是「人畜」。這兩週年底禦日工作也許會成將來很好的童話資料，我們理會暴日雖戴着「王道」底面具，在表演時却具足了畜道底特徵。我們不可不知在我們中間也有許多墮在畜道上。此中最多的是「狗」和「貓」。我們中間底「人狗」「人貓」：最可惡

的有吠家狗引盜狗，豢養貓與懶惰貓。兩年間底禦日工作可以說對得人住。對得祖宗天地住。但是對於打狗轟貓這種清理家內底工作卻令人有點不滿意。

在禦×工作吃緊底期間，忽然從最神聖的中樞裏發出類乎向×乞憐底信聲，或不站在自己底崗位，而去指東摘西底，是吠家狗。甘心引狼入宅，吞噬家人底是引盜狗。我們若看見海港裏運來一切禦×時期所不需底貨物，尤其是從「××船」來底，與大批底原料運到東洋大海去，便知道那是不顧羣衆利益，只求個人富裕底豢養貓底所行。用公款做投機事業，對於國家購入底品物抽取回扣，或以劣替優，以賤充貴，也是豢養貓底行徑。具有特殊才幹，在國家需要他底時候，卻閉着眼，撫着耳，遠遠地躲在安全地帶，那就是懶惰貓。這些人狗，人貓，多如牛毛，我們若不把它們除掉就不能脫離畜道在家裏橫行，雖有英勇的國士在疆場上與狼奮鬪着，也不能令人不起功微事繁底感想。所以我們要加緊做打狗轟貓底工作。

又有些人以為民衆知識缺乏，所以很容易變成迷途的羔羊，而為貓狗甚至為狼所利用。可是知識是不能絕對克服意志底，我們所怕底是意志薄弱易陷於悲觀底迷途的牧者。在危難期間，沒有迷途的羔羊，有底是迷途的牧者，我底意思不是鼓勵捨棄知識，乃是要指出意志要放在知識之上，無論成敗如何，當以正義底扶持為準繩，以人道底出現為極則。人人應成為超越的男女，而非卑劣的羔羊。人人在力量上能自救，在知識上能自存，在意志上能自決，然後配稱為軒轅底子孫。這樣我們還得做許多積極工作。一方面要摧毀敗羣的貓狗。一方面要扶植有

爲的男女，使他們成爲優越的人類。非得如此，不能自衞，也不能救人，不配自衞，也不配救人。所以此後我們一部分的精神應貫注在整理內部，使我們底威力更加充實。那麽，就使那些比狠百倍厲害底野獸來侵犯我們，我們也可以應付得來。爲人道努力底人們，我們應當在各方面加緊工作，才不辜負兩年來爲這共同理想而犧牲底將士和民衆。

載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報

# 五　今天

陳眉公先生曾說過，「天地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他底歷史帳簿觀，我覺得很有見解。記帳底目的不但是爲審察過去的盈虧來指示將來的行止，並且要清理未了底帳。在我們底「新帳簿」裏頭，被該底帳實在是太多了。血帳是頁頁都有，而最大的一筆是從三年前底七月七日起到現在被掠去底生命，財產，土地，難以計算。我們要擦掉這筆帳還得用血，用鐵，用堅定的意志來抗戰到底。要達到這目的，不能不仗着我們底「經理們」與他們手下底夥計底堅定意志，超越智慧，與我們股東底充足的知識，技術，和等等底物質供給。再進一步，當要把各部分底機構組織到更嚴密，更有高度的效率。

「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底名言是我們聽熟了底。自軍興以來，我們底武士已經表現他們不惜生命以衞國底大犧牲與大忠勇的精神，但我們文官底中間，尤其是掌理財政底一部分人。還不能全然走到「不愛錢」底階段，甚至有不愛國幣而愛美金的，這個，許多人以爲是政治還不上軌道底現象，但我們仍要認淸這是許多官人底道德敗壞，學問低劣，臨事苟辦，臨財苟取底結果。要擦掉這筆「七七」底血帳，非得把這樣的壞夥計先行革降不可。不但如此，在這抵抗侵略底聖戰期間，不愛錢，不惜死之上還要加上勤快和謹愼。我們不但不愛錢，並且要

勤快辦事；不但不惜死，並且要謹愼作戰。那麼，日人底兇燄雖然高到萬丈，當會到了被撲滅底一天。

在知識與技術底供獻方面，幾年來不能說是沒有，尤其是在生產底技術方面，我們的科學家已經有了許多發明與發現（請參看卓芬先生底近年生產技術的改進。香港大公報二十九年七月五日特論）。我們希望當局供給他們些安定的實驗所和充足的資料，因爲物力財力是國家底命脈所寄，沒有這些生命素，什麼都談不到。意志力是寄託在理智力上頭底。這年頭還有許多意志力薄弱的叛徒與國賊民賊底原因，我想就是由於理智底低劣。理智低劣底人，沒有科學知識，沒有深邃見解，沒有清晰理想，所以會頹廢，會投機，會生起無須要的悲觀。這類底人對於任何事情都用賭博底態度來對付。遍國中這類賭博底人當不在少數。抗戰如果勝利，在他們看來，不過是運氣好，並非我們底能力爭取得來底。這樣，那裏成呢？所以我們要消滅這種對於神聖抗戰底賭博精神。知識與理想底栽培當然是我們動筆管底人們底本分。有科學知識當然不會迷信占卜扶乩，看相算命一類的事，賭博精神當然就會消滅了。迷信是削弱民族意志力毒底刃，我們從今日起，要立志掃除它。

物質的浪費是削弱民族威力底第二把惡斧。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用外貨底國家，但我們都忽略了怎樣減少濫用與浪費底方法。國民底日用飲食，應該以「非不得已不用外物」爲宗旨。煙酒脂粉等等消耗，謀國者固然應該設法制止，而在國民個人也須減到最低限度。大家還要做成

一種羣衆意見，使浪費者受着被人鄙棄底不安。這樣，我們每天便能在無形中節省了許多有用的物資，來做抗建底用處。

我們很滿意在這過去的三年間，我們底精神並沒曾被人擊毀，反而增加更堅定的信念，以爲民治主義底衞護，是我們正在與世界底民主國家共同肩負着底重任。我們底命運固然與歐美的民主國家有密切的連繫，但我們底抗建還是我們自己的，稍存依賴底心，也許就會摔到萬丈底黑崖底下。破壞秩序者不配說建設新秩序。新秩序是能保衞原有的好秩序者底職責。站在盲的蠻力所建底盟壇上底自封自奉的民主，除掉自己仆下來，盟壇被拆掉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爲那盟壇是用不整齊，沒秩序和腐敗的磚土所砌成底。我們若要註銷這筆「七七」底血帳，須常聯合世界的民主工匠來毀滅這違理背義的盟壇、一方面還要加倍努力於發展能力底各部門，使自己能夠達到長期自給，威力驟增底地步。

祝自第四個「七七」以後的層壘勝利，希望這筆血帳不久會從我們底新帳簿擦除掉。

載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報

## 六 對於本年公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入學考試底感想

本年度昆明區公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委員會派我當巡視委員，一連四天對着一千餘學子，精神格外興奮，因爲他們使我對於中國底將來抱很大的希望。在程度方面，我覺得各科底試驗標準降低了許多。學生們在流離失所底時間，不能苛求他們底程度提高，稍微差一點也就算了。至於聘任監視委員與巡視委員，如下年仍然舉辦同樣考試底話，我以爲應當注意下列幾點。

（一）巡視委員不須要。監試委員至好須聘任與考生出身底學校無關係底人員。

（二）監試委員當先期三月聘定，如不能擔任，卽須立刻答覆，以便委員會另聘他人。

（三）考試地點須求集中，試場越少越好。

（四）考試科目每日至多以兩科爲限。

這回底監試員與巡視員中有些簡直沒到過場，有些雖然到場，也不過是應卯主義，一露面就走，以致考生中有作弊底機會。到場底監試員，有些很負責任，對於傳遞答案、帶夾、槍代等弊，便加以警告或扣留試卷。有些却簡直不理會。眞正盡責底巡視員也不很多。這不負責底原因或者是由於徇情，捨不得檢舉自己的學生；或者是本人太忙，不能費幾天底時間在考場裏頭。我以爲最好是取消巡視委員，將監試委員流動地分配在各試場裏，一面監督，一面巡察。

這樣，監試中縱有三五人缺勤，也沒有大妨礙。不像這次，有四五位監試員同在一個試場裏，有些只有一位在那裏監視着。而且各人底性格有寬嚴，巡行監視，可以調劑一下。至於收發試卷，不必要監試員經理，可以在每個試場委任一二位掌卷委員負其責任。

這回作弊最多的考生多發見於主寬底監試員所監底試場。有一位監試員說「他們不過是要求學問深造底一個機會，作一點弊，何必認眞?」那裏知道這是失掉考試底意義了。如果我們容作弊底考生入學就等於把誠實的優等生底入學機會掠奪了來給不誠實的劣等生，將來教底人費力，學底人不但不進步，並且養成一種僥倖心來對付一切的事情，這不但是精神，時間與金錢底損失而已。作弊底最精采的一幕是第三天早晨在口口口口底一個試場演出底。有一個考生把自己底卷遞給與考底朋友代答，被監試員看見了，當堂扣了他底卷。他不服，出了場，到了下午，他領了好些不與考底同學闖進試場，個個握着拳頭要找那位扣卷底監試員來打。考試本是試驗個人程度底相當與否，程度不夠，自當勉勵，不這樣做，而去作弊，已是不該，還要糾衆滋事，成何教育體統!作弊者對自己還不誠實，將來對付一切更不必問了。這種學生簡直已有了犯罪劣根性，該生出身底學校底平時訓育如何可想而知。所以對於訓育成這樣的學生底學校應當受罰，將該校底學生停考一次，以示懲戒。

最後，使我感到快慰底是考理工醫農等科底學生作弊底比較少。這證明他們是受了實事求是底訓練，有科學家的精神。爲學本來應當如此，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再求知道。僥倖入

學，於學業底前途是有妨礙底。中國迫切地須要這類誠實爲學底學生呀！

載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日香港大公報

六　對於本年公立各院統一招生入學考試底感想

# 七　民國一世

——三十年來我國禮俗變遷底簡略的回觀——

轉眼又到民國三十年，用古語來說，就是一世了。這一世底經歷眞比前些世代都重要而更繁多，教大家都感覺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生活着。這三十年底政治史，說起來也許會比任何時代都來得複雜。不過政治史只是記載事情發生後底結果，單從這面看是看不透底。我們歷來的史家講政必要連帶地講到俗，因爲風俗是民族底理想與習尙底反影，若不明瞭這一層，對於政治底進展底觀察只能見到皮相。民國一世底政治史，說來雖然教人頭痛，但是已經有了好些的著作。在這期間，風俗習尙底變遷好像還沒有什麼完備的記載，所以在這三十年度開始，我們對於過去二十九年底風尙不妨做一個概略的回觀。自然這篇短文不是寫風俗史，不過試要把那在政治背後底人民生活與習尙敍述一二而已。

民國底產生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前底人民對於革命底理想與目的多數還在睡裏夢裏，辛亥年（民國前一年，也是武昌起義底那一年）三月二十九底下午在廣州發動底不朽的革命舉動，我們當記得，有名字底革命家只犧牲了七十二人！拿全國人民底總數來與這數目一比，簡直沒法子列出一個好看的算式。那時我是一個中學生。住在離總督衙門後不遠底一所房子，滿

街底人在炸彈聲響了不久之後，都嚷着「革命黨起事了」！大家爭着關舖門，除招牌，甚至什麼公館、寓、第、宅、堂等等紅紙門榜也都各自撕下，惟恐來不及。那晚上，大家關起大門，除掉天上底火光與零碎的鎗聲以外，一點也不見不聞。事平之後，回學堂去，問起來，大家都說沒見過革命黨，只有兩三位住在學堂裏底先生告訴我們說有兩三個操外省口音，臂纏着白毛巾底青年曾躲在儀器室裏。其中有一個人還勸人加入革命黨，那位先生沒答應他，他就鄙夷地說：「蠢才，有便宜米你都不吃、……」他底理想只以爲革命成功以後，人人都可以有便宜的糧食了，這種革命思想與古代底造反者所說底口號沒有什麼分別。自然那時有許多青年也讀過民族革命底宣傳品，但革命的建國方略始終爲一般人所沒夢想過，連革命黨員中間也有許多是不明白他們正在做着什麼事情。不到六個月，武昌起義了。這舉動似乎與廣州革命不相干，但竟然成功了。人民底思想是毫無預備，只混混沌沌地站在革命底旗幟下，不到幾個月，居然建立了中華民國，

民國成立以後，關於禮俗底改革，最顯著的是剪辮，穿西服，用陽曆，廢叩頭等等。剪辮在民國前兩三年，廣州與香港已漸成爲時髦，原因是澳美二洲底華僑和東西留學生回國底很多。他們都是短服（不一定是西裝），剪髮、革履，青年學生見了互相仿效，還有當時是軍國民主義底教育，學生底制服就是軍裝。許多人不喜歡把辮子盤過脇下扣在胸前底第二顆鈕扣上，都把它剪掉，或只留頂上一排頭髮，戴軍帽時，把辮子盤起來，叫做「半剪」。當時人管

沒辮子底人們叫做「剪辮仔」或「有辮仔」，稍微客氣一點底就叫他們底打扮做「文明裝」或「金山文明裝」，現在廣州與香港底理髮師還有些保留着所謂「金山裝」底名目底，在民國前三年，我已經是個「剪辮仔」，先父初見我光了頭，穿起洋服，結了一條大紅領帶，雖沒生氣，却搖着頭說，「文明不能專在外表上講。」

廣東反正，我們全家搬到福建，寄寓在海澄一個朋友底鄉間。那裏底人見我們全家底男子，連先父也在內，都沒有辮子，都說我們是「革命仔」。鄉下人有許多不願意剪辮，因爲依當地風俗，男子若不是當和尙或犯姦就不能把辮子去掉，他們對於革命運動雖然熱烈地擁護，但要他們剪掉辮子却有點爲難，所以有許多是被人硬剪掉底。有些要在剪掉之後放一串炮仗；有些還要祭過祖先才剪。所不是有所愛於滿洲人底裝束，前者是殺晦氣，後者是本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底教訓。你如問爲什麽剃頭就不是「毀傷」，他就說從前是奉旨及父母之命而行底，民國元年，南方沿海底都市有些有女革命軍底組織，當時剪髮底女子也不少，若不因爲女革命軍底聲譽不好和軍政當局底壓抑，女子們剪髮就不必等到民國十六年以後才成爲流行的裝扮了。當盛行女子剪髮底時候，東三省有位某帥，參觀學校，見某女教員剪髮，便當她是共產黨員，把她槍斃了。她也可以說是爲服裝而犧牲底不幸者，

講到衣服底改變，如大禮服，小禮服之類，也許是因爲當時當局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底見解，沒想到我們底紡織工業會因此而吃大虧。我們底布疋底寬度是不宜於裁西裝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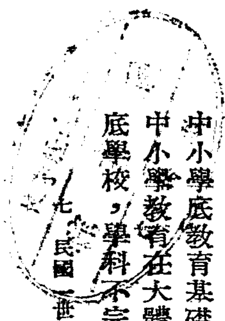
結果非要買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單說輸入底鈕扣一樣。若是翻翻民國元年以後海關底黃皮書，就知道那數字在歷年底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它如硬領、領帶、小梳子、小鏡子等等文明裝底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裝束在最初幾年沒有劇烈的變遷，當時留學東洋回國底女學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髻髮，金邊小眼鏡，小絹傘，手提包，成爲女子時髦的裝飾。後來女學生底裝束被旗袍占了勢力，一時長的、短的、寬的、窄的，都以旗袍式爲標準，裙子漸漸地沒人穿了。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在上海以伴舞及演電影底職業女子掌握了女子時髦裝束底威權，但全部是抄襲外國底，毫無本國風度，直到現在，除掉變態的旗袍以外，幾乎辨別不出是中國裝了，在服裝上，我們底男女多半變了被他人裝飾底人形衣架，看不出什麼民族性來。

衣服直接影響到禮俗，最著的是婚禮。民國初年，男子在功令上必要改裝，女子却是仍舊，因此在婚禮上就顯出異樣來。在福建鄉間，我親見過新郎穿底是戲台上底紅生袍，戴底是滿鑲着小鏡子底小生巾，因爲依照功令，大禮服與大禮帽全是黑的，穿戴起來，有點喪氣。間或有穿戴上底，也得披上紅綢，在大高帽上插一金花，甚至在草帽上插花披紅，眞可謂不倫不類，不久，所謂「文明婚禮」流行了。新娘是由鳳冠霞帔改爲披頭紗和穿民國禮服。頭紗在最初有披大紅的，後來漸漸由桃紅淡紅到變爲歐式的全白，以致守舊的太婆不願意，有些說，「看現在的新娘子，未死丈夫先帶孝！」這種風氣大概最初是由教會及上海底歐美留學生做起，後來漸漸傳染各處。現在在各大都市。甚至禮餅之微也是西裝了！什麼與我們底禮俗不相

干底扔破鞋、分婚糕、度蜜月，件件都學到了。還有，新興的儀仗中間有軍樂隊，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亂吹打一氣。如果新娘是曾在學校畢業底，那就更榮耀了，有時還可以在親迎底那一天把文憑安置在彩亭裏扛着滿街游行。

至於喪禮，在這三十年來底變遷却與婚禮不同。從君主政策被推翻了之後，一切的榮典都排不到棺材前，孝子們異想天開，在儀仗裏把輓聯、祭幛、花圈等等，都給加上去了。訃告在從前是有一定規矩底，身分夠不上用家人報喪底就不敢用某宅家人報喪底條子或登廣告。但封建思想底遺毒不但還未除淨，甚且變本加厲，隨便一個小小官吏或稍有積蓄底商人底死喪，也可以自由地設立治喪處，訃告甚至可以印成幾厚册，文字比帝制時代實錄館底實錄底內容還要多。孝子也給父母送起輓聯或祭幛來了。花圈是胡亂地送，不管死者信不信耶穌，有十字架表識底花圈每和陀羅尼經幛放在一起。出殯底儀仗是七亂八糟，講不上嚴肅，也顯不出哀悼，只可以說是排場熱鬧而已。穿孝也近乎歐化，除掉鄉下人還用舊禮或纏一點白以外，都市人多用黑紗繞臂，有時連什麼徽識也沒有。三年之喪再也沒能維持下去了。

說到稱謂，在民國初年，無論是誰，男的都稱先生，女的都稱女士，後來老爺、大人、夫人、太太、小姐等等舊稱呼也漸漸隨着帝制復活起來。帝制翻不成，封建時代底稱呼反與洋封建底稱呼互相翻譯，在太太們中間，又自分等第，什麼「夫人」「太太」都依着丈夫底地位而異其稱呼，男方面，什麼「先生」，什麼「君」，什麼「博士」，「碩士」也做成了階級的分



別，這都是封建意識底未被剷除，若長此發展下去，我們就得提防將來也許有「爵爺」、「陛下」等等稱呼底流行。個人的名字用外國的如約翰、威靈頓、安妮、莉莉、伊利沙伯之類越來越多，好像沒有外國名字就不夠文明似地。日常的稱如「蜜絲」、「蜜絲打」、「累得死」、「尖頭鰻」一類的外國貨格外流行，聽了有時可以使人犯了腦溢血底病。

一般嗜好，在這二十九年，也可以說有很大的變更。吃底東西，洋貨輸進來底越多。從禮品上可以看出芝古力糖店搶了海味舖不少的買賣，洋點心舖奪掉茶食店大宗的生意。冰淇淋與汽水代替了豆腐花和酸梅湯。俄法大菜甚至有替代滿漢全席底氣概，賭博比三十年前更普遍化，麻雀牌底流行也同鴉片白麵紅丸等物一樣，大有燎原之勢，了得麼！

曆法底改變固然有許多好處，但農人底生活却非常不便，弄到都市底節令與鄉間底互相脫節。都市底商店記得西洋的時節如復活節、耶穌誕等，比記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一個耶穌誕期，洋貨店可以賣出很多洋禮物，十之九是中國人買底，難道國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麼？奴性的盲從，替人家湊熱鬧，說來很可憐的。

最後講到教育。這二十九年來因為教育方針屢次地轉向，教育經費底屢受政治影響，以致中小學底教育基礎極不穩固。自五四運動以後，高等教育與專門學術底研究比較有點成績，但中小學教育在大體上說來仍是一團糟。尤其是在都市底那班居心騙錢，藉口辦學底教育家所辦底學校，學科不完備，教師資格底不夠，且不用說，最壞的是巴結學生，發賣文憑，及其它種

種違反教育原則底行爲。那班人公然在國旗或宗教的徽幟底下摧殘我靑年人底身心。這種罪惡是二十九年來許多辦學底人們應該懺悔底。我從民國元年到現在未嘗離開粉筆生涯，見中小學教育底江河日下，不禁爲中國前途捏了一把冷汗，從前是「士農工商」，一入民國，我們就時常聽見「軍政商學」，後來在「軍」上又加上個「黨」。從前是「四民」，現在「學」所居底地位是什麼？我就不願意多咀了。

此地底篇幅不容我多寫，我不再往下說了，本來這篇文字是爲祝民國三十年底，我所以把我們二十九年來底不滿意處說些少出來，使大家反省一下我們底國民精神到底到了什麼國去！這個我又不便往下再問，等大家放下報紙閉眼一想得了。民國算是入了壯年底階段了。過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縱底程度比民國未產生以前更深，現在若想自力更生底話，必得努力袪除從前種種愚昧，改革從前種種的過失，力戒懶惰與依賴，發動自己的能力與思想，要這樣，新的國運才能日臻於光明，我們不能時刻希求人家時刻之援助，要記得我們是入了壯年時期，是三十歲了，更要記得援助我們底就可以操縱我們呀！若是一個人活到三十歲還要被人「援助」，他眞是一個「不長進」底人。我們要建設一個更健全的國家非得有這樣的覺悟與願望不可，願大家在這第三十年底開始加倍地努力，這樣，未來的種種都是有希望的，是生長的，是有幸福的。

載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香港大公報

# 八　中國思想中對於戰爭底態度

## 一　戰爭的名稱

戰爭這名辭依現代的解釋是兩個以上底團體，無論是國外或國內，用武力去壓迫或抵抗使一方服從或澈消其所主張底意志，讓與或收回其所要求底權利。我國古代對於戰爭底名稱很多，所以分爲從行爲上及從意義上說底兩種。從行爲上說底有『戰』。戰是兩國交兵爭鬥底意思。春秋莊公十年左傳『皆陳曰戰』；莊公三十年公羊傳『敵者言戰』。是戰底意義在敵國交兵，彼此列陣。至於一方不列陣，或國內底武力紛爭，或欺騙的行爲，都不能叫做戰。桓公十三年公羊傳『內不言戰』，莊公十年公羊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昭公十七年公羊傳『作戰不言戰』，都是戰底解釋。其次是攻。攻是打擊攻擊，是積極地侵犯人。這不一定是據理交戰，或者只是貪求無厭的侵略，所以在被攻底方面名之爲寇。從意義上說底有「討」，「伐」，等名稱。

討是上伐下底意思，所以宣公十一年公羊傳說『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凡討，必因侯國之君犯了罪過，天子自己或命諸侯去征伐他。罪最大的是反叛。王制說：『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改革制度衣服是妄自尊大，其結果必至於不朝天子或吞併鄰國，所以天子得

去討他。這「討」是天子專用底。孟子說『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告子下），便是這意思。討底別名是「征」。。孟子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說，『征之爲言正也』（盡心下）。書允征傳『奉辭伐罪曰征』。這都有以武力矯正底意思。與討同義底還有一個「誅」字。周禮太宰職『誅以馭其過』；晉語『小國傲，大國入焉，曰誅』；淮南時則『阿上亂法者誅』；都含有責罰底意思。誅與討稍有不同，前者是大國責罪小國，後者是上國責罰下國，但是往往通用。

伐字古時最常用，每與「征」，「討」，「誅」，連在一起。莊公二十三年左傳，『征伐以討其不然』，意思是以他國所爲爲非，便用武力去壓迫他，使他改正過來。所以凡伐必得宣布出兵底理由，同時也是佈告被伐國底罪狀。莊公二十九年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夏官大司馬職，鄭註，『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莊公十年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所謂「精」是具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鳴鐘鼓而攻之。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各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族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這九個名稱統可稱爲「伐」，故名「九伐」。依鄭注，眚是四面削其地：壇是出其君，更立其次第者；，削是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侵是兵加其竟；，正是執而治其罪；，殘是殺以滅其爲惡；，杜是杜塞，使不得與

鄰國交通；此外伐與滅，意義自明，毋須費解。

此外又有「取」，「略」，「侵」，「寇」，「入」，等名目。莊公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昭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原意爲切取俘虜之左耳。略是強取，方言：『就室曰搜，於道曰略。略，強取也』；襄公四年左傳『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侵是不具理由去凌犯人，所以說無鐘鼓爲侵，觕者爲侵。隱公五年穀梁傳『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別名爲「犯」，但不如「侵」底用得多。寇也是強刼底意思。書舜典『寇賊姦宄』，傳『羣行攻刼曰寇』，鄭注『強取爲寇』。文公七年左傳『凡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呂覽貴公『大兵不寇』，注『害也』。所謂害，是焚毀人家底宮室，略奪人家底寶貨，殺害人家底人民。入是侵入他國，不久便退底意思。襄公十三年左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註『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又，文公十五年左傳『凡勝國曰滅之。獲大戰焉曰入之』註。『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爲滅，『得大都而不有』爲入。

除侵略寇賊以外，古人大抵以戰爲加諸人國底最高刑罰，只有王者或仁者才可以舉行，所以同是用兵，在意義上便有義與暴堪分別。春秋底書法爲後世史家所本，我們只要看所用底名稱便可以知道作戰底意義。

## 二　戰爭的原因

從名稱底不同，我們可以知道戰爭底原因一定是很多的，古人每以爲戰爭是後王底事，在至德之世是不會有底。古司馬法（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引）說，『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是看戰爭爲後王用來當做終極的刑罪，先王有充足的威德教化，用不着武力。但是『德衰說』要說起來還可以申引，不過我們不能認它是戰爭底原因。可以被看爲戰爭底原因底，依我所知，大槪可以分爲三說。

一、立君說。社會組織不存在底時代只有個人與個人鬬爭，不能算戰爭。戰爭當發生於有社會，立君長之後。君長率領他底羣衆去同別的羣衆相爭，然後才有戰爭。桓範世要論（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引）說：「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與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這理論，說來是因人有知，有知便免不掉分爭。爭更須要知識，所以有智者出來做領袖，領着羣衆去與他羣相爭。說者沒有指出所爭底是什麼，但從所引底事例知道是「取天下」，或略人底土地。禮運也說大同之世是沒有兵事底。兵事起於小康之世。作者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了社會組織和倫常的關係便生出詭謀去圖個人的功業，結果便不能不用武力。這也是立君說底一種，

二、無分說。這一個說法是以爲戰爭由於生活底資料分配不均，因此起了紛爭。荀子富國說『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荀子底說法與桓範底不同。桓說分爭由於立君，荀說立君所以使人人於職業有分，於男女有分，於飲食有分，使強不脅弱，知不懼愚，下不違上，少不陵長，由於一國，可以推到天下。所以他在底下說，『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如使人人有職業，所做雖有勞佚之分，所享雖有厚薄之別，也不致於爭奪了。

三、不足說。這與無分說底不同處在生活資料不敷。無分是分配得不平均，但不足說也承認不均爲爭戰底原因。淮南子本經訓說『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仁者以救爭也，財足人贍，貪鄙忿爭不得生焉。』兵略訓說，『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趹；喜則有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世亂，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人不得中絕。……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淮南子以戰爭是出於天性。因爲物不足而致分不均，求不贍，結果必致強脅弱，勇侵怯。要平定暴亂須得聖人出來，把殘暴的去掉，像櫛髮耨苗一樣，所去底少，而所利底多。

## 三　對於戰爭底態度

關於戰爭底原因已如上述，各說都有認戰爭爲必要底傾向，只看用得合宜與否而已。吳子論兵底種類說，『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

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圖國）魏相論用兵底意義說：『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前漢書卷七十四，魏相傳）看來，只有義兵與應兵是可以有底。以戰爭爲絕對的需要，在中國思想裏找不出來；同樣地，絕對的和平或不抵抗也不是中國思想。中國思想家對於戰爭底態度，積極方面是主張義戰與應戰，消極方面是非攻。反對戰爭底思想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宋向戌倡晉楚弭兵，孟子倡春秋無義戰之說，墨子立非攻之論，都近乎反對戰爭。向戌底弭兵說只爲政治作用，沒有多大的效果。孟子雖說春秋無義戰，可也主張「王師無敵。」他說『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他並不以武王伐殷爲非。墨子說兼愛，也不是反戰，乃是非攻。非攻是反侵略，不反對自衛的抗戰。墨子底門人多有兵事知識，可知他只是反對攻略人，至於防守抗戰底行爲，他是主張底。在非攻裏，他說得很詳明。「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

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此其虧人愈多，其不仁愈甚，罪益厚。殺不辜牠人也，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墨子這片話都是指着不義的侵略來說底，雖比儒家底態度來得和平，但他也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親士）古時，「士」不是今日之所謂「文士」，乃是「武士」是「戰士」。這種士可以執干戈，也可以定謀略，是理想的公民。

儒家對於戰爭底態度是很明白的，他底根本觀念也站在仁義上來反對攻略他人。能去爭奪，固然最好不過，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依仁義而行。兵也是不可廢底。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洪範八政之八爲師，明國家底建立，武力是不能少底。禮運說：（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意思是禮樂可以消滅戰爭，如禮樂不至，就不成了，禮樂至，而人還是暴虐殘賊，那就非用兵不可了。儒家立『武七德論』，宣公十二年左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明武力要在這七個條件之下才可以用。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說『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這正合七德底思想。有人以爲七德中底豐財是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發展就得侵略他國來增益自

已。但傳明說，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所以豐財也得合乎道義，若乘他人底危難去略奪人底，就不算爲義。世要論說：『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說得最有意義。戰爭若是基於富強自己而侵毀他人底生活，那便是暴賊的行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道家思想對於戰爭雖不主張，但以爲在不得已的時候也無妨一行。老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道家也看用兵是失道以後的事，能夠避免是最好不過底。若是爲除暴正亂，就當本於仁義，不可多事殺略。淮南子兵略說，『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愚民之害也，』本經訓又說，『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論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

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係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

法家是實際主義者，對於戰爭也是認爲必要的。韓非子在五蠹裏舉徐偃王行義反爲荊文王所滅，舜舞干戚而有苗格爲例，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用智謀底時代不能行道德仁義，爭氣力底時代，不能徧用智謀。關於這點，作者又舉齊將攻魯，魯使子貢去游說齊人，但不能制止齊人底侵伐爲例，說，『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所以戰爭是必要的，只要理由正當便可以。又，在八姦裏作者說人臣有八種引誘人君或百姓成就姦邪底方術，其第八種名呼「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意思是小國應當安分守己，聽從大國，切不可輕舉妄動。這當然是從小國底地位說，自己須要量力才可以用兵，至於大國來攻，就不能用子貢之辯，非用武力去周旋不可。攻人底國也須要理由，故管子霸言說，『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夫摶國不在敦古，理世不

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不敦古是舉事合於時代。不善攻是能免掉戰爭可用權宜底計謀就用。不成曲，「曲」或解作「典」，是不必守成法底意思，但有解作全大體底，總之法家是講實際底，應付事情不必依往古的成法；也不必斤斤於道德仁義，必要時，用詭謀，用武力都無妨。

兵家以爲戰爭是應天順人底事。吳子說『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圖國）戰爭雖是凶殘的事，但必依於仁愛而行，因爲戰爭不是爲殺人，乃是使人得到福利。司馬法仁本說，『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之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戰出於權，）不出於仁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就是胡林翼所謂『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底意思。仁本又說，『古者𢌿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信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

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用兵得具備禮、仁、信、義、勇、智，兵家底思想與儒家是一致的。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爲政治底三個要領，三者之中，兵在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去掉，這不是忘戰，是先要立信足食，然後談得到武備底意思。民苦無信或糧食不足，是社會組織先已紛亂，那能再修武備呢？兵家又說戰爭是衰世底事，這也是諸家共同的看法。三略中略說。「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王者制人之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霸者制士以構，結士以信，使士以賞。……是三略爲衰世作。」戰爭是在霸者出世以後才猛烈起來，在古聖王底時代只是備而不用。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但作者底意思是誡戰；並不在歷史的證明。下略說「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功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人君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這片說話眞是可以代表兵家對於作戰底理想。他與儒家理想底可以說是完全相同。

## 四　結論

中國人一向以陳兵爲行「禮」，所以「軍」爲五禮之一。從這點看來中國思想中對於戰爭

底見解是和平的軍備論武裝和平論。不過武裝和平論被近人用作擴充軍備是實，而以和平為名底解法，故不如另造一個和平的軍備論。和平的軍備主義須具有武裝七德，同時不能忘記使人生得享三略。謂「樂」，而達到武力是備而不用底境地，中國名軍政為「武備」，這「備字」很可以表現和平的軍備主義底思想。曾國藩說，『今日白骸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他底說是為當時用兵而說底，但到今日，我們也應當有同感。我們今日底血戰，其意義也是為塞絕敵人之貪欲，雖然吾民日日處於骨獄血淵之中，將肉與血來同敵人底火與鐵相拚，只有心不降服，協力抵禦，終可使敵人底武器失掉效用，因為無勇，無信，不仁，不義的侵略，是不能站住底。

此篇是在嶺南大學的榮譽學會所講的底稿。當日大雨滂沱，會衆大都聽不清楚，加之所引古語極多，講述多未透切，抱歉得很。

一九三九香港載大風旬刊第二十六期地山附記

編者附言：此稿本屬嶺大榮譽學會預備刊入叢書中，這次廣州失陷，嶺大校址作為收容難民，文稿有否遺失，尚難逆料。今承許先生交本刊發表，想亦一般讀者所樂先覩為快。

# 九　一封公開的信

中國晚報主筆先生及張春風先生：

八月一日貴報登出「出賣肉麻」一文，譏評×××女士造像義展，眼光卓越，佩服之至。這篇「巨文」，我始終未讀過，因爲我曾簽名贊成此事，所以一讀張先生大文之後便希望原作者能夠再向大衆申明一下，可惜等了這許多天毫無動靜，不得已得向二位先生說明幾句。

我現在把簽名底經過與我對於這事底意見敍述一番，如有不對之處，還求指教。

一個月前，在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留港會員開會底一個晚上，會員們約了些漫畫家，音樂家，電影家來湊熱鬧，×××女士當晚也被邀到會唱歌，同時有一二位會員拿出一個卷子請在座諸君贊助×××女士造像義展會。據說是她要將自己底各種照片展覽出賣，以所得款項獻給國家，特要我做贊助人。我當時覺得義不容辭，便簽了名，可沒看見有「懷江山而及麗質，覩香草而思美人」那篇文章。若是見了當然也是不合我底脾胃，我必會建議修改的。

我很喜歡張先生指出傳統的爛調，如江山，麗質，香草，美人一類的詞句，是肉麻的。這個證明作者寫不出所要辦底事情底眞意，反而引起許多惡劣的反感。但在作者未必是有意說肉麻的話，他或者只知道那是用來描寫美人底最好成語。所以修詞不得法，濫用典故成語，常會

吃這樣的虧。

不過我以爲文章拙劣，當與所要辦底事分開來看。張先生譏評那篇啓文是可以的，至於斥造像義展爲不然。我却有一點不同的意見。此地我要聲明我並不是捧什麼伶人，頌什麼女優。此女士也是當晚才見過底，根本上不能說有什麼交情，也沒想要得着捧頌底便宜。我底意見與張先生不同之處，如下所述。

唱戲，演電影，像我們當教員當主筆底一樣，也是正當的職業。我一向是信從職業平等底。我對於執任何事業底都相當地尊重他們。看優伶爲賤民，爲身家不淸白，正是封建意識底表現。須知今日所謂身家不淸白，所謂賤，乃是那班貪官汚吏，棍徒賭鬼，而非倡優隸卒之流。如果一個伶人爲國家民族願意做他所能做底，我們便當賦同情於他。捧與頌只在人怎樣看，並不是人人都存着這樣的心。在張先生底大文裏以爲替傷兵縫棉衣，在國破家亡底時候，是每個男女國民所當負底責任，試問我國有多少男女眞正負過這類或相等的責任？現在在中國底夫人小姐們不如倡優之處很多，想張先生也同我一樣看得到。塘西歌姬底義唱，淨利全數獻給國家，某某婦女團體組織義演，入款萬餘元，食用報銷掉好幾千！某某文化團體七七賣花，至今賬目吐不出來。這些事，想張先生也知道罷。我們不能輕看優伶，他們簡單的情感，雖然附着多少虛榮心，却能幹出值得人們注意底事。

一個演電影底女優，她底色是否與她底藝一樣重要？（依我底標準，×××女士並不美。

此地只是泛說。）若是我們承認這個前提，那麼「色相」於她，當等於學識於我們，一樣是職業上的一種重要的工具，能顯出所期底作用底。假如我們義賣文章，使國家得到實益，當然不妨做做。同樣地，申論下去，一個女優義賣她底照片，只要有人買，她得到乾淨的錢來獻給國家，我們便不能說她與抗戰和民族國家無關，更不能說會令人肉麻。如果我們還沒看見她要展賣底都是什麼，便斷定是「肉麻」，那就是侮辱她底人格，也侮辱了她底職業。

×××女士底「造像」我一幅也沒見過，據說是她底戲裝和電影劇裝居多。我想總不會有什麼肉麻的裸體像。縱然會有，也未必能引青年去「看像手淫」。張先生若是這樣想，就未免太看不起近代的青年了，色慾重的人就是沒有像×××××，對着任何人底像，甚至於神聖的觀音菩薩，也可以手淫底。張先生你說對不對？她賣「造像」××××××，人們底變行與可能的誘惑，與她所賣底照片並沒關係。當知她賣自己底造像是手段，得錢獻給國家是目的。假如一個女人或男人生得貌美而可以用本人底照片去換錢底話，只要有人要，未嘗不可作爲義展底理由。我們只能羨慕他或她得天獨厚，多一道生利之門罷了。某人某人底造像賣給人做商標，賣給人做小囡模型，租給人做畫稿，做彫刻模型，種種等等，在現代的國家裏並沒人看這些是肉麻或下賤無恥。

捧戲子，頌女優，如果意識是不乾淨的，當然是無聊文人底醜迹，但如彼優彼伶所期望辦理的事是值得贊助底話，我們便當尊重他們，看他們和我們一樣是有人格底，不能以其爲優

伶，便侮辱他們。我們當存君子之心，莫動小人之念，才不會失掉我們所批評底話底價值。我以爲對於他人所要做底事情，如見其不可，批評是應該有的，不過要想到在這缺乏判斷力底羣衆中間，措詞不當，就很容易發生一犬吠影百犬聲底事，於其他的事業，或者也會得到不良的影響。

謝謝二位先生費神讀這封長信。我並不是爲做啓文底人辯護，只是對於以賣自己底照片爲無恥意思提出一點私見來。先生們若是高興指教底話，我願意就這事底本身，再作更詳盡的客觀的討論。

許地山謹白、載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香港中國晚報

## 一〇 談「菜根談」

大公晚報近日連刊一部舊書名叫「菜根談」。這部書對於個人的修養上很有益處。在十四歲底時候，我第一次讀它，到現在還有好些教訓盤據在心中。我最初讀底是一部日本人著底「菜根譚通解」，當時雖不全看得懂，却也了解了不少。

這書是明朝萬曆年間底洪應明所著底。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家世事業，無傳可稽。他底著作現存底有「仙佛奇蹤」四卷和『菜根談」二卷。「仙佛奇蹤」，「四庫全書」收入小說家類，前二卷記仙事，後二卷記佛事，可知作者是個精研佛道底人。這書與菜根談一卷同被收入民國十六年涉園排印底。「喜咏軒叢書」戊編裏。「菜根談」底刊本很多，內容也有增減。道光十三年北京紅螺山資福寺翻刻乾隆三十三年岫雲寺本，名「重刻增訂菜根談」分爲五篇：修省四十二章，應酬五十八章，評議五十二章，「閑適」五十章，「概論」二百零三章，共四百零五章。光緒二年刊本分爲前後集二卷，前集說處世要訣，二百四十章；後集示守靜修德底要諦，一百三十四章，全書共三百五十八章。各刊本底章數頗有加減，我所見最多的是岫雲寺本。

「菜根談」底命名是取宋汪革所說：「能咬待菜根斷，則百事可做」底語意。全書咀嚼儒

釋道三教底要旨，教人以處世與自處底方法。論它底性質是格言；論它底談吐是從晉代底清談演變出來底。自誠能把三教教理融溶在一起，讀起來感覺得作者底文章底超脫而有風韻。全書用押韻與對類寫成，辭句底秀麗，意義底幽奧，眞可以令人一誦一擊節，一讀一深思。不過裏頭有些是消極的格言與閒人的哲學，很不適於向上思想底。「評議」第二十章「廉官多無後，以其太淸也。癡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雖重廉介，不可無含垢納汚之雅量；雖戒癡頑，亦不必有察淵洗垢之精明。」應酬第三十八章「隨緣」便是遺緣，似舞蝶與飛花共適。順事自然無事，若滿月偕盂水同圓。」「閑適」第二章「世事如棋局，不著的纔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見眞空。」第五十章「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須百般計較？書讀五車，才分八斗，未聞一日淸閑。」諸如此類底文句很多，讀過了很易令人發起消極的反感，所以我主張選載比較全刊好些，

載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

## 二　論「反新式風花雪月」

「新式風花雪月」是我最近聽見底新名詞。依楊剛先生底見解是說：在「我」字統率下所寫底抒情散文，充滿了懷鄉病底嘆息和悲哀，文章底內容不外是故鄉底種種，與爸爸，媽媽，愛人，姐姐等。最後是把情緒寄在行雲流水和清風明月上頭。楊先生要反對這類新型的作品，以爲這些都是太空洞，太不着邊際，充其量只是風花雪月式的自我娛樂，所以統名之爲「新式風花雪月」。這名辭如何講法可由楊先生自己去說，此地不妨拿文藝裏底懷鄉，個人抒情，堆砌詞藻，無病呻吟等，來討論一下。

我先要承認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批評家，只把自己率直的見解來說幾句外行話，說得不對，還求大家指教。

我以爲文藝是講情感而不是講辦法底。講辦法底是科學，是技術。所以整疋文藝底錦只是從一絲一絲底嘆息，懷念，吶喊，憤恨，譏諷等等，組織出來。經驗不豐的作者要告訴人他自己的感情與見解，當然要從自己講起，從故鄉出發。故鄉也不是一個人底故鄉，假如作者眞正愛它，他必會不由自主地把它描寫出來。作者如能激動讀者，使他們想方法怎樣去保存那對於故鄉底愛，那就算盡了他底任務。楊先生怕底是作者害了鄉思病，這固然是應有底遠慮。但我

要請她放心，因爲鄉思病也和相思病一樣地不容易發作。一說起愛情就害起相思病底男女，那一定是瘋人院裏底住客。同樣地，一說起故鄉，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可戀可愛的，恐怕世間也少有這樣的人。他也會不喜歡那隻扒滿蝨蚋底癩狗，或是隔鄰二嬸子愛說人閑話底那張嘴，或是住在別處底地主派來收利息底管家罷。在故鄉裏，他所喜歡底人物有時也會述說盡底。到了說淨盡底時候，如果他還要從事於文藝底時候，就不能不去找新的描寫對象，他也許會永遠不再提起「故鄉」，不再提起媽媽姊姊了。不會作文章和沒有人生經驗底人，他們底世界自然只是自己家裏底一廳一室那麼狹窄，能夠描寫故鄉底柳絲蟬兒和飛災橫禍底，他們底眼光已是看見了一個稍微大一點的世界了。看來，問題還是在怎樣了解故鄉底柳絲，蟬兒等等，不一定是值得費工夫去描寫，爸爸，媽媽，愛人，姊姊底遭遇也不一定是比別人底遭遇更可嘆息，更可悲傷。無病的呻吟固然不對，有病的呻吟也是一樣地不應當。永不呻吟底才是最有勇氣底。但這不是指着那些麻木沒有痛苦感覺底喘氣傀儡，因爲在他們底頭腦裏找不出一顆活動的細胞，他們也不會咬着牙齦爲彌補境遇上的缺陷而努力地向前工作。永不呻吟底當是極能忍耐最擅於視察事態底人。他們底筆尖所吐底絕不會和嚼飯來哺人一樣惡心，乃如春蠶所吐底錦繡底原料。若是如此，那做成這種原料底柳絲，蟬兒，爸爸，媽媽等，就應當讓作者消化在他們底筆尖上頭。

其次，關於感情底眞僞問題。我以爲一個人對於某事有眞經驗，他對於那事當然會有眞感

情。未經過戰場生活底人，你如要他寫砲火是怎樣厲害，死傷是何等痛苦，他憑着想像來寫，雖然不能寫得過眞，也許會寫得畢肖。這樣描寫雖沒有眞經驗，却不能說完全沒有眞感情。所謂文藝本是用描寫底手段來引人去理解他們所未經歷過底事物，只要讀者對作品起了共鳴作用，作者底感情底眞僞是不必深究底。實在地說，在文藝上只能論感情底濃淡，不能論感情底眞僞，因爲僞感情根本就夠不上寫文藝。感情發表得不得當也可以說虛僞，所以不必是對於風花雪月，就是對於靈、光、鐵、血，也可以變做虛僞的吶喊。人對於人事底感情每不如對於自然底感情濃厚，因爲後者是比較固定比較恆久的。當他說愛某人某事時，他未必是眞愛，他未必敢用發誓來保證他能愛到底。可是他一說愛月亮，因爲這愛是片面的，永遠是片面的，對方永不會與他有何等空間上，時間上人事上的衝突，因而他底感情也不容易變化或消失。無情的月對着有情的人，月也會變做有情的了。所忌底是他並不愛月亮，偏要說月亮是多麼可愛，而沒能把月亮底所以可愛底理由說出來，使讀者可以在最低限度上佩服他，撤底謊不圓，就會令人起不快的感想，隨着也覺得作者底感情是虛僞的。讀書，工作，體驗，思索，只可以培養作者的感情；却不一定使他寫成充滿眞情底文章，這裏頭還有人格修養底條件。從前的文人每多「無行」。所以寫出來底縱然是眞，也不能動人。至於敍述某生和狐狸精底這樣那樣，善讀文藝底人讀過之後，忘却底雲自然會把它遮蓋了底。

其三，關於作風問題。作風是作者在文心上所走底路和他底表現方法。文藝底進行順序是

從神壇走到人間底飯桌上底。最原始的文藝是祭司巫覡們寫給神看或唸給神聽；後來是君王所豢養底文士寫來給英雄，統治者，或閒人欣賞；最後才是人寫給人看。作風每跟着理想中各等級底讀者轉變方向。青年作家底作品所以會落在「風花雪月」底型範裏底原故，我想是由於他們所用底表現工具——文字與章法——還是給有閒階級所用底那一套，無怪他們要堆砌詞藻，鋪排些在常人飯碗裏和飯桌上用不着底材料。他們所寫底只希望給生活和經驗與他們相同底人們看，而那些人所認識底也只是些中看不中用的詞藻。「到民間去」，「上前線去」，只要帶一張嘴，一雙手，就夠了，現在還談不到帶文房四寶。所以要改變作風，須先把話說明白了，把話底內容與涵義使人了解才能夠達到目的。會說明白話底人自然擅於認識現實，而具有開條新路讓人走底可能力量。話說得不明白纔會用到堆砌詞藻底方法，使人在五里霧中看神仙，越模糊越祕密。這還是士大夫意識底遺留，是應當摒除底。

載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香港大公報

## 一二 「硬漢」序

文學底種類，依愚見，以爲大體上可分爲兩種：一是怡情文學；二是養性文學。怡情文學是靜止的，是在太平時代或在紛亂時代底超現實作品，文章底內容基于想像，美化了男女相悅或英雄事迹，乃至作者自己混進自然，忘掉他底形骸，只求自己欣賞，他人理解與否，在所不問。這樣底作品多少含有唯我獨尊底氣概，作者可以當他底作品爲沒絃琴，爲無孔笛。養性文學就不然，它是活動的，是對於人間種種的不平所發出底轟天雷，作者着實地把人性在受窘壓底狀態底下怎樣掙扎底情形寫出來，爲底是教讀者能把更堅定的性格培養出來。在這電氣與煤油時代，人間生活已不像往古那麼優游，人們不但要忙着尋求生活的資料，並且要時刻預防着生命被人有意和無意地掠奪。信義公理所維持底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險的境地，人們除掉回到穴居生活，再把堅甲披起，把銳牙露出以外，好像沒有別的方法。處在這種時勢底下，人們底精神的資糧當然不能再是行雲流水，沒絃琴，無孔笛。這些都教現代的機器與砲彈轟毀了。我們現時實在不是讀怡情文學底時候，我們只能讀那從這樣時代產生出來底養性文學，養性文學底種類也可以分出好幾樣，其中一樣是帶汗臭底，一樣是帶彈腥底。因爲這類作品都是切實地描寫羣衆，表現得很樸實，容易了解，所以也可以叫做羣衆文學。

前人爲文以爲當如彈沒絃琴，要求絃外底妙音，當如吹無孔笛，來賞心中底奥義。這只能被少數人賞識，似乎不是羣衆養性底資糧。像太華烈士所集譯底軍事小說硬漢等篇，實是喚醒國民求生底法螺，作者從實際經驗寫來，非是徒託空言來向擁書城底縉紳先生獻媚，或守寶庫底富豪員外乞憐，乃是指導羣衆一條爲生而奮鬥而犧牲底道路。所以這種彈腥文學是愛國愛羣底人們底資糧，不是富翁貴人底消遣品。富翁貴人說來也不會欣賞像硬漢這一類底作品，因爲現代的國家好像與他們無關。沒有國家，他們仍可以避到世外桃源去彈沒絃琴和吹無孔笛。但是一般的羣衆呢？國家若是沒有了，他們便要立刻變成牛馬，供人驅策。所以他們沒有工夫去欣賞怡情文學，他們須要培養他們底眞性，使他們具有堅如金剛底民族性，雖在任何情境底下，也不致有何等變動。但是羣衆文學家底任務，不是要將羣衆底鹵莽言動激勵起來，乃是指示他們人類高尙的言動應當怎樣，雖然鹵莽不文，也能表出天賦的性情。無論是農夫，或是工人，或是兵士。都可以讀像硬漢這樣底文藝。他們若是當篇中所記底便是他們同伴或他們自己底事情，那就是譯者底功德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香港

# 一三　上景山

無論那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時間是在清早或下午三點以後。晴天，眼界可以望朦朧處；雨天可以賞雨脚底長度和電光底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無色界底滋味，

在萬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門後底馬路（從前路在門前，如今路在門後）盡是行人和車馬，路邊底梓樹都已掉了葉子。不錯，已經立冬了，今年天氣可有點怪，到現在還沒凍冰。多謝芰荷底業主把殘莖都去掉，教我們能看見紫禁城外護城河底水光還在閃爍着。

神武門上是關閉得嚴嚴地。最討厭的是樓前那枝很長的旗竿，侮辱了全個建築底莊嚴。門樓兩傍樹它一對，不成嗎？禁城上時時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國的旅人。

皇宮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齊。怎麼一個那不講紀律底民族，會建築這麽嚴整的宮庭？我對着一片黃瓦這樣想着。不，說不講紀律未免有點過火，我們可以說這民族是把舊的紀律忘掉，正在找一個新的咧。新的找不着，終究還要回來的。北京房子，皇宮也算在裏頭，主要的建築都是向南的，誰也沒有這樣強迫過建築者，說非這樣修不可。但紀律因爲利益所在，在不言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慍的薰風，冬天接着可愛的暖日，只要守着蓋房子底法則，這利益是不用爭而自來的。所以我們要問在我們的政治社會裏有這樣的薰風和暖日嗎？

最初在崖壁上寫大字銘功底是強盜底老師，我眼睛看着神武門上底幾個大字，心裏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強盜底一種，是個白癡強盜。他搶了天下把自己監禁在宮中，把一切寶物聚在身邊，以為他是富有天下。這樣一代過一代，到頭來還是被他底糊塗奴僕，或貪婪臣宰、討、瞞、偷、換、到連性命也不定保得住。這豈不是個白癡強盜？在白癡強盜底下才會產出大盜和小偷來。一個小偷，多少總要有一點跳女牆鑽狗洞底本領，有他的禁忌，有他底信仰和道德。大盜只會利用他的奴性去請託攀緣，自讚讚他，禁忌固然沒有，道德更不必提。誰也不能不承認盜賊是寄生人類底一種，但最可殺的是那班為大盜之一的斯文賊。他們不像小偷為延命去營鼠雀底生活；也不像一般的大盜，憑着自己的勇敢去搶天下。所以明火打劫底強盜最恨底是斯文賊。這裏我又聯想到張獻忠。有一次他開科取士，檄諸州舉貢生員後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剝皮，有司教官斬，連坐十家。諸生到時，他要他們在一丈見方底大黃旗上寫個帥字，字畫要像斗底粗大，還要一筆寫成。一個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用大缸貯墨汁將草筆泡在缸裏，三天，再取出來寫。「果然一筆寫成了。」他以為可以討獻忠底喜歡，誰知獻忠說，「他日圖我必定是你，」立即把他殺來祭旗。獻忠對待念書人是多麼痛快。他知道他們是寄生底寄生。他底使命是來殺他們。

東城西城底天空中，時見一羣一羣旋飛的鴿子。除去打麻雀，逛窰子，上酒樓以外，這也是一種古典的娛樂。這種娛樂也來得羣衆化一點。它能在空中發出和悅的響聲，翩翩地飛繞

着，教人覺得在一個灰白色的冷天，滿天亂飛亂叫底老鴰底討厭。然而在點大風底時候，若是你有勇氣上景山底最高處，看看天安門樓屋脊上底鴉羣，噪叫底聲音是聽不見，它們隨風飛揚，直像從什麽大樹飄下來底敗葉，淩亂得有意思。

萬春亭周圍被挖得東一溝，西一窟，據說是管宮底當局挖來試看煤山是不是個大煤堆，像歷來的傳說所傳底，我心裏暗笑信這說底人們。是不是因爲北宋亡國底時候，都人在城被圍時，析毀艮嶽底建築木材去充柴火，所以計畫建築北京底人預先堆起一大堆煤，萬一都城被圍底時，人民可以不拆宮殿。這是笨想頭。若是我來計畫，最好來一個米山。米在萬急的時候，也可以生喫，煤可無論如何喫不得。又有人說景山是太行的最終一峯。這也是瞎說。從西山往東幾十里平原，可怎麽不偏不頗在北京城當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說北京底建設就是對着景山底子午，爲什麽不對北海底瓊島？我想景山明是開紫金城外底護河所積底土，瓊島也是壘積從北海挖出來底土而成的。

從亭後底樹縫裏遠遠看見鼓樓。地安門前後底大街，人馬默默地走，城市底喧囂聲，一點也聽不見。鼓樓是不讓正陽門那樣雄壯地挺着。它底名字，改了又改，一會是明恥樓，一會又是齊政樓，現在大概又是明恥樓吧。明恥不難，雪恥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恥底還不多，想來是多麽可憐。記得前幾年「三民主義」「帝國主義」這套名詞隨着北伐軍到北平底時候，市民看些篆字標語，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無上的恥辱，而這恥辱是由於帝國主義底壓迫。所以

大家也隨聲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

從山上下來，崇禎殉國底地方依然是那未半死的槐樹。據說樹上原有一條鍊子鎖着庚子聯軍入京以後就不見了，現在那枯槁的部分，還有一個大洞，當時的鍊痕還隱約可以看見。義和團運動的結果，從解放這棵樹，發展到解放這民族。這是一件多麽可以發人深思底對象呢？山後的柏樹發出幽恬底香氣，好像是對於這地方底永遠供物。

壽皇殿鎖閉得嚴嚴地，因爲誰也不願意努爾哈赤底種類再做白癡的夢。每年底祭祀不舉行了，莊嚴的神樂再也不能聽見，只有從鄉間進城來唱秧歌的孩子們，在牆外打的鑼鼓，有時還可以送到殿前。

到景山門，回頭仰望頂上方才所坐底地方，人都下來了。樹上幾隻很面熟却不認得底鳥在枓着。亭裏殘破的古佛還坐在結那沒人能懂底手印。

## 一四　先農壇

曾經一度繁華過底香廠，現在剩下些破爛不堪的房子，偶爾經過，只見大兵們在廣場上練國技。望南再走，排地攤底猶如往日，只是好東西越來越少，到處都看見外國來底空酒瓶，香水罇，胭脂盒，乃至簇新的東洋磁器，估衣攤上的不入時底衣服，「一塊八」「兩塊四」叫賣底夥計連翻帶地攪攬，買主沒有，看主卻是很多。

在一條凹凸得格別底馬路上走，不覺進了先農壇底地界。從前在壇裏惟一新建築，「四面鐘，」如今只剩一座空洞的高台，四圍的柏樹早已變成富人們底棺材或家私了。東邊一座禮拜寺是新的。球場上還有人在那裏練習。綿羊三五羣，遍地披着枯黃的草根。風稍微一動，塵土便隨着飛起，可惜顏色太壞，若是雪白或朱紅，豈不是很好的國貨化妝材料？

到壇北門，照例買票進去。古柏依舊，茶座全空，大兵們住在大殿裏，很好看底門窗，都被拆作柴火燒了，希望北平市遊覽區劃定以後，可以有一筆大款來修理，北平底舊建築，漸次少了，房主不斷地賣拆貨。像最近的定王府，原是明朝胡大海底府邸，論起建築的年代足有五百多年，假若政府有心保存北平古物決不致於讓市民隨意拆毀。拆一間是少一間。現在壇裏，大兵拆起公有建築來了。愛國得先從愛惜公共的產業做起，得先從愛惜歷史的陳迹做起。

觀耕台上坐着一男一女，正在密談，心情的熱眞能抵禦環境底冷。桃樹柳樹都脫掉葉衣，做三冬底長眠，風搖，鳥噢，都不聽見。雩壇邊的鹿，伶俐的眼睛瞭望着過路底人。遊客本來有三兩個，它們見了格外相親。在那麼空曠的園囿，本不必欄着它們，只要四圍開上七八尺深底溝斜削溝的裏壁，使當中成一個圓丘，鹿放在當中，雖沒遮欄也跳不上來。這樣，園景必定優美得多。星雲壇比嶽瀆壇更破爛不堪。乾蒿敗艾，滿布在磚縫瓦罅之間，拂人衣裾，便發出一種清越的香味。老松在夕陽底下默然站着。人說它像盤旋的虬龍，我說它像開屏的孔雀，一顆一顆底松球，襯着暗綠的針葉，遠望着更像得很。松是中國人底理想性格，畫家沒有不喜歡畫它。孔子說它後凋還是曲了它，應當說它不凋才對。英國人對於橡樹底情感就和中國對於松樹底一樣。中國人愛松並不盡是因爲它長壽，乃是因它當飄風飛雪底時節能夠站得住，生機不斷，可發榮底時間一到，便又青綠起來。人對着松樹是不會失望的。它能給人一種興奮，雖然樹上留着許多枯枝椏，看來越發增加它底壯美。就是枯死，也不像別的樹木等閒地倒下來。千年百年是那麼立着，藤蘿纏它，薜荔黏它，都不怕，反而使它更優越更秀麗。古人說松籟好聽得像龍吟。龍吟我們沒有聽過，可是它所發出底逸韻，眞能使人忘掉名利，動出塵底想頭。可是要記得這樣的聲音，決不是一寸一尺底小松所能發出，非要經得百千年底磨練，受過風霜或者吃過斧斤底虧，能夠立得定以後，是做不到的。所以當年壯底時候，應學松柏底抵抗力，忍耐力，和增進力；到年衰的時候，也不妨送出清越的籟。

對着松樹坐了半天。金黃色的霞光已經收了，不免離開雩壇直出大門。門外前幾年挖的戰壕。還沒堪滿，羊羣領着我向着歸路。道邊放着一担菊花，賣花人站在一家門口與那淡妝底女郎講價。不提防擔裏底黃花教羊喫了幾棵。那人索性將兩棵帶泥丸底菊花向羊羣猛擲過去，口裏罵「你等死的羊孫子！」可也沒奈何。喫剩底花散布在道上，也教車輪輾碎了。

# 一五　憶盧溝橋

記得離北平以前，最後到盧溝橋，是在二十二年底春天。我與同事劉兆蕙先生在一個清早由廣安門順着大道步行，經過大井村，已是十點多鐘。參拜了義井庵底千手觀音，就在大悲閣外少憩。那菩薩像有三丈多高，是金銅鑄成底，體相還好，不過屋宇傾頹，香煙零落，也許是因爲求願底人們發生了求財賠本求子喪妻底事情罷。這次底出遊本是爲訪求另一尊銅佛而來底。我聽見從宛平城底人告訴我那城附近有所古廟塌了，其中許多金銅佛像，年代都是很古的。爲知識上的興趣，不得不去探訪一下。大井村底千手觀音是有著錄底，所以也順便去看看。

出大井村，在官道上，巍然立着一座牌坊，是乾隆四十年建底。坊東面額書「經環同軌」，西面是「蕩平歸極」。建坊底原意不得而知，將來能夠用來做凱旋門那就最合宜不過了。

春天底燕郊，若沒有大風，就很可以使人流連。樹幹上或土牆邊蝸牛在畫着銀色底涎路。它們慢慢移動，像不如道它們底小介殼以外還有什麼宇宙似地。柳塘邊底雛鴨披着淡黃色底氄毛，映着嫩綠的新葉；游泳時，微波隨蹼翻起，泛成一彎一彎動着底曲紋，這都是生趣底示現。走乏了，且在路邊底墓園少住一回。劉先生站在一座很美麗的窣堵波上，要我給他拍照。

在榆樹蔭覆之下，我們沒感到路上太陽底皓烈。寂靜的墓園裏，雖沒有什麼名花，野卉倒也長得頂得意地。忙碌的蜜蜂，兩隻小腿黏着些少花粉，還在採集着，螞蟻爲爭一條爛殘的蚱蜢腿，在枯藤底根本上爭鬥着。落網底小蝶，一片翅膀已失掉効用，還在掙扎着。這也是生趣底示現，不過意味有點不同罷了。

閒談着，已見日麗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域之內了。宛平城在盧溝橋北，建於明崇禎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圍不及二里只有兩個城門，北門是順治門，南門是永昌門。清改拱北爲拱極，永昌門爲威嚴門。南門外便是盧溝橋。拱北城本來不是縣城，前幾年因爲北平改市，縣衙才移到那裏去，所以規模極其簡陋。從前它是個衞城，有武官常駐鎮守着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地點。我們隨着駱駝隊進了順治門，在前面不遠，使見了永昌門。大街一條，兩邊多是荒地。我們到預定的地點去探訪，果見一個龐大的銅佛頭和些銅像殘體橫陳在縣立學校裏底地上。拱北城內原有觀音菴與興隆寺，與隆寺內還有許多已無可考底廣慈寺底遺物，那些銅像究竟是屬於那寺底也無從知道。我們摩挲了一回，才到盧溝橋，頭底一家飯店午膳。

自從宛平縣署移到拱北城，盧溝橋便成爲縣城底繁要街市。橋北底商店民居很多，還保存着從前中原數省入京孔道底規模。橋上底碑亭雖然朽壞，還矗立着。自從歷年底內戰，盧溝橋更成爲戎馬往來底要衝。加上長辛店戰役底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戰爭底大概情

形，連小孩也知道飛機，大炮，機關鎗，都是做什麼用底。到處牆上雖然有標語貼着底痕迹。而在色與量上可不能與賣藥底廣告相比。推開窗戶，看着永定河底濁水穿過疎林，向東南流去。想起陳高底詩：「盧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清波。氈盧亦有江南婦，愁聽金人出塞歌」。清波不見，渾水成潮，是記述與事實底相差，抑昔日與今時底不同，就不得而知了。但想像當日橋下雅集亭底風景，以及金人所掠江南婦女，經過此地底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觸發了。

從盧溝橋上經過底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豈止被金人所掠底江南婦女那一件？可惜橋欄上蹲着底石獅子個個只會張牙裂眥結舌無言，以致許多可以稍留印迹底史實，若不隨踪塵飛散，也教輪輻壓碎了。我又想着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橋梁。它把天然的阻隔連鎖起來，它從這岸度引人們到那岸。在橋上走過底是好是歹，於它本來無關，何況在上面走底不過是長途中底一小段，它那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記歷史，反而是歷史記着它。盧溝橋本名廣利橋，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二年（公元一一八九至一一九二）修成底。它擁有世界的聲名是因爲曾入馬哥博羅底記述。馬哥博羅記作「普利桑乾」而歐洲人都稱它做「馬哥博羅橋」，倒失掉記者讚嘆桑乾河上道大橋底原意了。中國人是擅於修造石橋底，在建築上只有橋與塔可以保留得較爲長久。中國底大石橋每能使人嘆爲鬼役神工，盧溝橋底偉大與那有名的泉州洛陽橋和漳州虎渡橋有點不同。論工程，它沒有這兩道橋底宏偉，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

繫着民族安危。縱使你把橋拆掉，盧溝橋底神影是永不會被中國人忘記底。這個在七七事件發生以後，更使人覺得是如此。當時我祇想着日軍許會從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過這道名橋侵入中原，決想不到火頭就會在我那時所站底地方發出來。

在飯店裏，隨便喫些燒餅，就出來，在橋上張望。鐵路橋在遠處平行地架着。馱煠底駱駝隊隨着鈴鐺底音節整齊地在橋上邁步。小商人與農民在雕欄下作交易上很有禮貌的計較。婦女們在橋下浣衣，樂融融地交談。人們雖不理會國勢底嚴重，可是從軍隊裏宣傳員口裏也知道強敵已在門口。我們本不爲做間諜去底，因爲在橋上向路人多問了些話，便教警官注意起來。我們也自好笑。我是爲當事官吏底注意而高興，覺得他們時刻在提防着，警備着，過了橋，便望見寶柘山，蒼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幾度。在礫原上流連片時，暫覺晚風拂衣，若不回轉，就得住店了，「盧溝曉月」是有名的。爲領略這美景，到店裏住一宿，本來也値得，不過我對於曉風殘月一類的景物素來不大喜愛。我愛月在黑夜裏所顯底光明。曉月只有垂死的光，想來是很悽涼的。還是回家罷。

我們不從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劉先生沿着舊河床，向北回海甸去。我檢了幾塊石頭，向着八里莊那條路走。進到阜城門，望見北海底白塔已經成爲一個剪影貼在灑銀底暗藍紙上。

載大風旬刊四十二期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一）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二）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三）借閱以一星期為限期滿欲續借者須持書至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繳還

（四）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納金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80522·1)

雜感集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許地山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82
8644二
(1)



51
163